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兩花香 第二〇二種 寬厚富 陳之鼎

聖賢仙佛，莫不以利人為亟。世間第一好事，莫如救難憐貧。試看陳翁，存此好心，不過取息略微，遂享全福之報，最可法也。

窮富何常，有少富而老貧者，有祖父窮而子孫富者，滄桑遷改，盈虛消長，豈能預料？但彼我同生天地間，彼不幸而窮，我有幸而富，理宜周濟扶持，乃世有不能憐之、恤之，而反欺之、謀之者，是誠何心哉！難免後報如然。

揚州便益門外有個陳之鼎，這人家資沒多，總不過銀百餘兩，生有三子，開個小米鋪糊口度日。他立志要救難濟貧，每恨力不從心。因自立一法，將本銀百兩，到秋收成稻價賤時，盡數買稻堆貯。因冬米久貯不壞，即於冬臘人牛閒時，碾出米來堆在莊上。平時只在近處隨買隨賣，只到三、四月青黃不接，便將莊上的米，著兒子陸續運到米鋪裡，只零星賣與貧苦人論升論斗。

若到了三、四斗，整擔的就出多價，也不肯賣。他的本意說：「成擔多買，畢竟是有錢人家。」他鋪裡米價，又比別家減一分錢。譬如別處米價每斗銀一錢，他只要九分。這些貧淡人，都到他家來買。這個三、四升，那個七、八升，日日擁擠不開，都是三個兒子料理。但是往鄉裝米，以及買稻上碾，並門前零星發賣。都是兒子，並無夥計，真是「父子同心山成玉，兄弟同心土變金」。因此錢財日發一日，又且省儉不奢。不到四、五年，竟積起本銀五百餘兩。他又盡著多本多買，他仍開這小鋪，照舊例發。

偶一夜，有小人把他米鋪門前墊溝厚板偷起了去。早起，三個兒子在街坊喊叫：「誰人起溝板去？速些送來，免得咒罵。」喊了三、四遍，並無影響。不意黑晚，有個某刮棍，吃酒吃得大醉。此時三月春天，他把衣服脫得精光，在陳米店前指名大罵道：

「你們前鋪地板，是我掘起來賣銀子用了。你敢出來認話，我就同你打個死活。如不出來認話，如何，如何，辱及父母三代。」

陳老三個兒子，俱不能忍耐，要出去理論。陳老先把大門鋪門都鎖了。吩咐兒子家俱不許出門：「他是醉漢，黑夜難較，盡他咒罵，切莫睬他。」那刮棍又將溝泥塗污門上，復又大罵四、五回，喊得氣喘聲啞，自己沒意思，回家去了。

那人因大醉脫衣受凍，喊損氣力，本夜三更時就死了。他妻子說：「雖同陳老兒家相罵，他閉著門，並不曾回言，又不曾相打，沒得圖賴。」只得自家買棺收殮。三子纔知道：「若是昨晚不依父言，出來同他打罵，夜裡死了，如何就得了結？」

陳老行的寬厚事，如此類頗多。他過七〇歲時，家財竟至上萬，時常吩咐兒子：「存心寬厚，不可刻剝貧人。」後來陳翁活到九〇一纔去世，雖無官職榮貴，卻是夫妻結髮皆老，三子四孫，人倫全美，財富有餘。此天報良善之不爽也！